

# 汉语“N 的 V”问题之症结与出路 ——兼论向心结构理论的先天不足

徐阳春 刘超宇 陈鑫

**提要** 汉语“N 的 V”问题的症结在于 V 在该结构中所获得的指称意义, 诱因是英语词形变化和向心结构理论。英语中, V 会因获得指称意义而变为名词或动名词形式; 汉语中, V 虽然也要获得指称意义, 但不会改变词形。汉语如果依照英语的做法把 V 看作名词或动名词, 遇到的问题是词无定类; 如果不依照英语的做法仍把 V 看作动词, 遇到的问题是忽略了 V 所获得的指称意义, 更有悖于向心结构理论。笔者论证了英语 V 入句后变为名词或动名词是为了迎合其形合的需要, 无词形变化的汉语词的分类与归类、词形与词性原本就具有统一性; 指出向心结构理论自身存在先天不足, 不仅对汉语而且对英语都缺乏解释力。

**关键词** N 的 V 句法位义 词形变化 向心结构理论

## The Chinese “N *de* V” Construction and the Theor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XU Yangchun, LIU Chaoyu, and CHEN Xin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N *de* V” construction, the head of the construction is a verb, but the whole construction is used as a nominal structure. This presents a problem with the theor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as the n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in question is not determined by its head. It is assumed in the literature that the head of the construction, which is a verb originally, is nominalized and is thus used as a noun in this kind of construction. However, this analysis would make nominalization operate in a vacuous way as the so-called nominalized verb does not take any overt form indicating the existence of nominalization. In this paper, it is claimed that the V in the “N *de* V” construction is still used as a verb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nominalization, and its nominal feature is not tied to its status as a noun but to its referential function obtained from the argument position where it occurs. It is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the theor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has limitations in characterizing not only the Chinese “N *de* V” constructions, but also the relevant English structures. For instance, in the English gerundive structures, the *-ing* suffix does not change the category of the verb it attaches to.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is respect is that the English verbs are marked by *-ing* suffix whereas in Chinese the relevant verbs bear no morphological marking. However, no matter whether the verbs bear morphological marking or not, their category is the same. That is, they are verbs.

**Keywords** N *de* V, positional meaning, word variation, theor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当我们在说“N的V”<sup>①</sup>结构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给词分类了：N代表名词，V代表动词。本来怎么分类就怎么归类，二者是统一的，可是学界对“N的V”中V的词性归属却产生了分歧：“N的V”是名词性的，只能出现在主语或宾语位置上，其中的V是名词化了还是保留原来的词性？名词化观点不可取，因为其结果是词无定类（朱德熙等 1961）。仍把它看作动词，也遇到问题：该结构的V获得了指称意义，英语需要用相应的名词化（nominalization）形式，不看作名词好像形式和意义有点不对应，更关键的是不符合向心结构理论。围绕着汉语“N的V”这一语法难题，学界一直在探讨，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一是提出新的解释，以证明汉语“N的V”是符合向心结构理论的。陆丙甫（1985，2006）、程工（1999）、司富珍（2002）、陆俭明（2003）、熊仲儒（2005）从不同角度论证“N的V”名词化标记“的”是该结构的中心。这种观点很新颖，但同时引发了讨论。周国光（2005）、周韧（2012）认为，把“的”看成是“N的V”的中心缺乏足够的句法和语义证据。

沈家煊（2009）提出“名动包含模式”，认为动词、形容词是名词的次类，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又包含形容词。这种观点简约，有利于解决“N的V”这一语法难题。但同时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袁毓林（2010a，2010b）认为“名动包含模式”面临不易做出分布定义和进行集合论表示的问题：“N的V”不是向心结构，是主谓结构插入自指性名词化标记“的”构成的名词性结构。汉语“N的V”中V是名动词，属于动词的子集，不是名词。周韧（2012）则认为“名动包含模式”有其句法依据，理由是汉语名词的句法特征是[+N -V]，而动词的句法特征是[+N +V]，由此论证“N的V”就是“N的N”。这一观点同样留下讨论的余地。如文中所说，“句法特征”实际上是指句法功能，不是指词性。动词能分布于主宾位置上不能证明它和名词的词性相同，因为词类的划分是依据各自的特征框架组，而不是依据词在句中能充当哪类句法成分。

二是试图证明向心结构理论对汉语“N的V”不具有解释力。伍铁平（1984）、陆丙甫（1993）、石定栩（2007）认为向心结构理论自身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能用来解释“N的V”问题。吴长安（2006）认为汉语是“话语驱动型”语言，不是英语那样的“语法规定型”语言，因而向心结构理论对解释汉语的“N的V”问题不适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问题：一是没有系统阐述该理论的不足；二是“N的V”中的V是保留原词性还是名物化了或名词化了？为什么？仍需要作系统回答。

### 1. 汉语“N的V”问题之症结

汉语“N的V”问题，如袁毓林（2010b）所指出的，只有从跨语言交流的角

---

<sup>①</sup> 这里是为了便于称说，“N的V”译成英语应该是 N's V-ing 或 N<sub>派生</sub> of N，下文同。

度才能解释清楚。本文拟从汉英对比的角度来说明“N的V”以及汉语词类问题讨论旷日持久、相持不下的原因。笔者认为,汉语“N的V”问题的症结在于V在该结构中获得了指称意义,诱因是英语词形变化和向心结构理论。要说清楚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先谈谈词类划分和句法位义。

### 1.1 词类的划分

词汇类义是词类划分的基础。划分词类时我们总是设法让表示事物的词进入名词类,表示动作的词进入动词类,表示属性的词进入形容词类等等。关于这个问题,吕叔湘(1953)、陈爱文(1986)、袁毓林(1995)、郭锐(2001)等学者有过精辟的论述,《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的定义也是以其词汇类义为基础的。词的兼类现象也能印证词汇类义的基础性。判断一个词是否产生兼类功能的首要条件,在于它在新的分布中是否产生了新的得到规约的词汇类义。例如“科学、传统、矛盾”具有事物和属性两种类义,因而都兼属名词和形容词;report, study, red, classic 具备两种词汇类义:report, study 具有动作和事物两种类义, red, classic 具有属性和事物两种类义,因而都是兼类词。而“很香港、很雷锋”中的“香港、雷锋”只能算作活用,不能算作兼属形容词,因为它们没有产生规约性的属性类义。

词类划分的标准则是句法分布,因为词汇类义操作起来可能见仁见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标准不是指词的任意分布,而是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

第一,排他性。词类划分只能选取有区别作用的分布特征,而不能是全部分布(郭锐 2001:497)。具体做法是依据词汇类义,选取具有排他性的分布特征来确保实际分类与我们心目中的意义类别一致。汉语词的分类正是这样做的。英语同一个词汇意义常常有多个词形。例如 admire, admiration, admiring, admiringly, 它们的词汇意义都是“羡慕”的意思:第一个是原形词,后面三个是派生词<sup>②</sup>,与入句<sup>③</sup>后的句法位义有关系。这里只谈没有形态变化的原形词的分类,因形态变化而产生的派生词及其归类在下文1.2节讨论。英语的 admire, educate, look, play, walk, go 这类表示动作的词,形态各异,不能根据词形来分类,也只能像汉语那样,选择排他性分布特征。要把英语的动词与其他词类区分开来,至少需要设定如下一组排他性框架:

\_\_\_ + O; S + \_\_\_; \_\_\_ + P(predicative)

英语其他词的分类,例如 mug, big, green, quite, very, in, though,

---

②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把英语的词分为两个层面:原形词和派生词。原形词指入句前的非限定形式,即词典中的 citation form,例如 face, basis, beauty, ill。本文的派生词实际上是“构形词”,指原形词入句时因获得句法位义而发生不规则形变造成的新词形,例如 facial, basic, beautiful, illness。因为这些新词形整体上无规则可循,所以把它们作为派生词收入词典。

③ 为了便于称说,本文的“入句”包括进入短语。

even, 也只能依据各自词汇类义分别设定排他性框架, 而不能根据词形鉴别。

第二, 固定性。排他性框架组应是固定的, 否则就称不上标准。例如带宾语应该是动词的分布特征, 可是有时形容词也可以带上宾语:

(1) 歪着脖子、红过脸、脏了衣服、矮人家一截

这么说上述形容词又兼属动词了? 不是的。我们是为动词设定了可以带宾语的特征框架, 但是它的表述是: “\_\_+宾语”, 里面没有时态助词等其他词语。正如袁毓林(1995)指出的, 这个框架中是光杆动词带宾语, 不能增添其他词语, 否则改变了鉴别标准。按照“\_\_+宾语”这个标准, 去掉增加的词语, “歪脖子、红脸、脏衣服”只能看作偏正结构, “矮人家”则不通。张谊生(2013)也强调区分静态“句法成分”和动态“句子成分”的重要性, 如他认为“一扇门”中的“一扇”是静态短语的定语, 而“一次门”中的“一次”只是动态句子中才存在的“定语”, 在静态的短语中不会出现。张文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标准必须是固定的, 如果增加成分, 静态和动态不分, 就可能使不合格的说法成为合格的, 这样标准也就不成其为标准了。

英语的情况也类似。例如 Here comes the bus 和 There goes the bell, 从表面看是动词加名词, 好像满足“V+O”的条件, 可以把其中的 come 和 go 判为及物动词。但实际上不行, 因为判断及物动词的框架是光杆动词加名词, 而这两句去掉 here 和 there 变成 come the bus 和 go the bell 就没有合格度了。

可见, 词的分类是在静态的具有排他性的固定框架中进行的。入句后, 假如忘却它们各自的静态鉴别框架而以其在句中的动态分布为标准来重新归类, 依句辨品, 词类的界限就会被重新打乱。

## 1.2 句法位义及其对词形的影响

### 1.2.1 句法位义

汉语句法位置大致有主、述、宾、定、状、补六种, 各自有其特定的语法意义(李宇明 1986), 我们称之为句法位置意义, 简称“句法位义”, 与词汇类义相对。例如主宾位具有指称意义, 述位具有表述意义, 定位具有体词性修饰意义。英语的主、述、宾、定、状等句法位置与汉语的基本一致, 所不同的是英语还有表语、宾语补语这样的称谓。词入句后, 句法位置会赋予它特定的句法位义。例如进入主宾位时, 该位置会赋予它指称意义; 进入定位时, 该位置会赋予它修饰意义。

词入句前只有自身固有的词汇类义, 入句后临时增加一种功能意义——句法位义。也就是说, 词入句后有两种语言意义: 一种是固有的词汇类义, 另一种是临时的句法位义。后者属于句法位置, 词入句后获得, 离句后失去。例如:

(2) 他吃香蕉。(吃: 动作+表述)      吃是大事。(吃: 动作+指称)

我给她一些吃的东西。(吃: 动作+修饰)

上述“吃”的动作意义是它自身固有的,入句前后都保持不变<sup>④</sup>,而它的表述、指称、修饰三个方面的功能意义则是所在句法位置临时赋予的,而且随着句法位置变化而变化,离句则会消失。英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有词形变化,不同的位置变化形式也不一样:

(3) He eats bananas.(eat: 动作+表述) Eating is very important. (eat: 动作+指称)

I gave her something to eat. (eat: 动作+修饰)

和“吃”一样,(3)中 eat 的动作意义也是它自身固有的,其词形变化与它临时获得的表述、指称、修饰三个方面的句法位义有关,离开句子时又会现原形,还是同一个 eat。再引沈家煊(2009:6)所举的两个例子:

(4) 我还没有博客过。(博客: 事物+表述)

(5) She breakfasts with the mayor on Tuesdays. (breakfast: 事物+表述)

“博客”和 breakfast 入句前只有事物意义,入句后增添了表述意义;这个意义是述位赋予它们的临时意义,离开该位置则只有原来的事物意义。句法位义和词汇类义的区别可以小结如表 1:

	对于词	对于句法位置
句法位义	临时(词入句后获得,离句则消失)	固有(如:定位具有修饰意义)
词汇类义	固有	临时(词入句时带来,离句则带走)

表 1 句法位义和词汇类义的区别

1.2.2 句法位义对英语词形的影响

英语词和汉语词入句后,都要获得所在句法位置临时赋予的句法位义,但是英语发生词形变化<sup>⑤</sup>,而汉语则不改变,不管什么词类都可以“毛坯”或“素面”入句(胡建华 2013)。因此,这里主要谈句法位义对英语词形的影响。

词类与句法位置之间的组配可以分为无标记组配和有标记组配(沈家煊 2009)。名词、动词、形容词分别具有事物、动作、属性的词汇类义,这三种词汇类义分别与指称、表述、修饰联系密切,因而名词、动词、形容词经常出现的句法位置分别是主宾位、述位、定位,它们是无标记组配<sup>⑥</sup>。与此相对的是有标记组配。例如动词、形容词出现在主宾位,名词出现在定位和述位。

④ 例句中三个“吃”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动作意义强弱不同,原因是“吃”的动作意义会受到句法位义的影响:作述语时动作性很凸显,因为动作与述位是无标记组配;作主语和定语时动作性则显得较弱,因为动作与主位、定位是有标记组配,该句法位的指称性、修饰性更为凸显。详见下文。

⑤ 某些英语方言也有不改变词形的现象,例如它们的所有形容词就像汉语的形容词,都能直接作状语(Radford 1988:137-42)。

⑥ 郭锐(2002)对词类分布的统计能印证上述无标记组配现象,他认为在句法成分位置上,优势的选择十分明显,比如 88% 以上的主语是由体词性成分充任。

组配的无标记和有标记在英语中体现得很明显。英语的无标记组配，不需要改变词形。如果改变词形，那是因为数、时、体等其他语法意义的要求，而不是句法位义的要求。例如：

- (6) The teachers teach English.  
The teacher teaches English.  
The teacher is teaching English.  
The teacher taught English.  
He is an excellent teacher.

(6)中 teacher, teach 和 excellent 分别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它们除了自身固有的词汇类义(事物、动作、属性)之外，还获得了所在句法位置所赋予的句法位义(指称、表述、修饰)，但是不需要改变词形，因为分别出现在主位、述位和定位，正好是无标记组配。当然，我们同时看到，teacher 和 teach 还是出现了词形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因为句法位义的需要，而是因为其他语法意义的需要：teacher 加上-s 是表示复数意义的需要，teach 加-es，加-ing，变成过去式，是表示人称、体和时的需要。

英语中有标记组配一般会出现词形变化<sup>⑦</sup>。动词出现在述位以外的句法位置时需要改变词形，但这种改变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变为非谓语形式：动名词、不定式或分词；另一种是附加相应的后缀，变为名词、形容词等<sup>⑧</sup>。比如 educate 进入非述位时可能变为 educating, to educate 或 educated 等非谓语形式，也可能变为 education, educative<sup>⑨</sup> 等形式。名词出现在定位常要附加形容词后缀或使用所有格(如 a traditional method, the teacher's method)，形容词出现在主宾位要附加名词后缀(如 sickness, diligence)。

### 1.2.3 英语派生词及其归类

英语词与句法位的有标记组配会产生大量派生词。例如动词出现在主宾位时可能以名词形式出现，而这种名词词形会因动词不同而不同：admire, develop, succeed, discover, perform 都是动词，同样是出现在主宾位，但是派生的名词形式却分别是 admiration, development, success, discovery, performance。动词出现在定语位置派生出来的形容词形式也是各异。和动词情形类似，形容词出现在主宾位派生的名词，名词出现在定位派生的形容词，也都会因词而

⑦ 也有零派生，即词形不发生变化，因而不产生新的词形。

⑧ 本文只关注英语动词进入非述语位置会发生形变。至于形变的规律，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竞争：动词的动作类义是固有的，入句后临时获得句法位义。如果动作类义强，句法位义弱，则用非谓语形式；反之，变成派生词(如在主宾位变成名词，在定位变成形容词)。我们将另文讨论。

⑨ educate 进入定位还可以变为 educational。educative 和 educational 在表意上有点区别，但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本文关心的是 educate 在定位会变成形容词形式 educative 或 educational。

异。当然，我们也能从中找到一定的规则，例如-tion，-ment，-ce，-ty，-ness 结尾的多数是名词，但是也不尽然，mention，motion；segment，lament；face，nice；witty，empty；harness，witness 并不都是名词，有的是动词、形容词或兼类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英语词入句时与句法位的有标记组配产生派生词是局部有规则，整体无规则。权宜之计是把这些不规则的新词形放入词典。对比一下现代英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就会知道，前者收入的词汇量大多了。

上述新增的派生词需要归入特定的词类。这类派生词归类标准，与原形词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只能是它们各自的句法分布，因为它们产生的原因就是各自所在句法位置所赋予的意义。例如 educate 和 sick 进入主宾位因指称意义而变为 education 和 sickness，tradition 进入定位因修饰意义而变成 traditional。这些派生词经常出现的句法位置分别是主宾位和定位；而与主宾位、定位无标记组配的词类分别是名词和形容词，因此归类时就将出现在主宾位的 education 和 sickness 归入名词，将出现在定位的 traditional 归入形容词。

英语词与汉语词的分类异同可以表述如表 2：

词汇	原形词分类	入句	离句	派生词归类
英语词	基础：词汇类义 标准：特征框架 词类与句法位置： 一对多	规则 变化	现原形（无标记组配条件下，词形变化是句法位义之外的语法意义引起的）	
		不规则 变化	保留变化后词形，产生大量构形词——派生词	基础：句法位义 标准：句法位置 词类与句法位置： 基本上一对一
汉语词	同上	不改变 词形	仍是原词形，因而不存在英语那样的派生词	

表 2 英语词与汉语词的分类异同

1.3 汉语“N 的 V”症结产生的原因

汉语词入句前后保持词性不变，本不会有争议，因为没有词形变化，词入句前怎样分类，离句后就怎样归类，好比同一个人离家进入各种社交圈，然后又回到这个家，这本身就具有统一性。正是有了英语派生词的归类作参照，有了“N 的 V”问题，汉语语法学界对自己的坚守产生了怀疑：“N 的 V”中的 V 是看作动词还是名词？一种观点是 V 仍然是动词，但是受到了另一种观点的质疑：这个 V 获得了指称意义，译成英语时常用名词形式，应该也是像英语那样名词化了，否则也不符合向心结构理论。这后一种观点带来的问题是，汉语没有词形变化，如果接受这种观点，势必造成大量兼类，以致词无定类，因为假如把主宾位的动词看作名词，也就得把定位的动词、名词看作形容词，把述位的形容词、名词看作动词。这是学界不能接受的，也无助于教学和研究。这两

种观点各有道理，但都未能让大家信服，这是汉语“N 的 V”问题症结之所在。

## 2. 汉语“N 的 V”问题之出路

笔者认为，走出上述困境的途径是从理论上重新认识英汉词类各自的语法特点，重新认识向心结构理论，从而坚信汉语词入句前后词性保持统一的合理性。

### 2.1 重新认识英汉词类各自的语法特点

#### 2.1.1 英语派生词的出现和归类是英语自身特点使然

英语是形合倾向的语言，表现为语法意义大量通过显性形式来表现。例如“语言文学”和“洗衣服做饭”内部都是并列关系，译成英语一定要用 and 来显示这种关系。“三本书”，其中的“三本”已经明示了复数之意，可是译成英语时还是要添加s 这一显性形式。这种显性形式主要是词形变化，人称、数、时、体、态、级等语法意义都要通过词形变化来表现。句法位义也不例外，英语同样选择了词形变化。同时，不规则的词形变化也产生了大量的派生词。

从理论上讲，派生词的出现是英语词形变化的结果，符合其形合倾向的特点，做到了词形和句法位义的统一。然而从实用上看，这种派生词数量是庞大的，需要学习者和使用者一一记住。把不规则的构形处理为构词乃不得已而为之；如有更好的办法，谁愿意增加词形、增加记忆负担呢？

#### 2.1.2 汉语词保持入句前后词性一致符合汉语自身的特点

汉语是意合倾向的语言，只要不影响理解，语法意义就不一定要以显性的形式来表现。正如任鹰(2008)所指出的，汉语是以概念的直接组合为构造手段的“话语驱动型”语言。上例“语言文学”和“洗衣服做饭”内部是并列关系，但一般都不需要出现连词(除非凸显其内部关系)。还有，词入句后不发生形态变化；时、体、态、级以及修饰关系之类的语法意义如果不够明显的话，一般借助虚词来表现。例如“健康儿童”，内部关系明显，不需要出现“的”；而“严格要求”是体词性的还是谓词性的，并不明显，这时会借助“的”或“地”来区分，其中的修饰语“健康、严格”是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的。

汉语没有词形变化，因而词无论进入什么句法位置都不会发生词形变化。然而人们可能会问：句法位义就不需要体现了吗？汉语词入句不发生词形变化并不影响对句法位义的理解。既然不影响理解，变形就不是必需的了。我们还可以从表达的语用策略上找到支撑。词入句入篇常会获得临时意义，我们没有因临时意义而改变词形，却能借助语境准确理解。例如对故意捣乱的人说“做得好啊！”，女孩对恋人说“你真坏！”，这里的“好”与“坏”在句中的意思刚好相反。要不要改变词形？若需要改变那就糟了，因为词形有限，意义却是无穷的。

#### 2.1.3 汉语和英语的词形与词性实际上都是统一的

汉语词不因句法位义而改变词形，词形不变，词性也不变，做到了词形和



词性的直接统一。英语也做到了词形和词性的统一，只是情况要复杂一点：

第一，无标记组配。词形变化不是因为句法位义，而是因为其他语法意义，而且词在离句时会恢复原形，因而词性也保持不变，如(6)。这种情形和汉语一致，词形和词性是直接统一的。

第二，有标记组配中的规则变化。词入句后因为句法位义而发生有规则的词形变化，离句时则恢复原形，回归原来的词类家族。这一点跟汉语相似：入句前后保持词性一致，不派生新词；所不同的是英语多了一道手续：入句发生有规则的词形变化，离句则恢复原形。

第三，有标记组配中的不规则变化。这一点表面上与汉语不同：词入句后因发生不规则变化而派生新词。值得注意的是，词形改变了，词性也随之改变——归入新的词类家族。实际上还是保持了词形与词性的相统一——词形改变，词性也改变。

汉语词和英语词入句获得句法位义时词形与词性统一的情况如表 3：

	词 形		词 性	词形与词性统一情况
汉语词	不变		不变	统一
英语词	无标记组配：不变 <sup>⑩</sup>		不变	统一
	有标记组配：改变	规则变化：离句时恢复原形	不变	统一
		不规则变化：离句时保留变形	改变	统一

表 3 词形与词性统一的情况

可见，英语和汉语本质上一样，词形和词性都要做到统一，只是殊途同归罢了。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用上的简便，尽量减少词形，减轻记忆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汉语词形与词性的统一来得更为直接。汉语词既然是入句前后不改变词性，“N 的 V”中 V 仍保持词性不变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兼类现象，上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此不赘述。

2.2 重新认识向心结构理论

本文开头也谈到，尽管前辈时贤做出过多种努力，但是汉语“N 的 V”问题仍旧存在。本文试着跳出已有的研究范式，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来重新审视向心结构理论本身的解释力。笔者认为，布龙菲尔德的向心结构理论自身存在先天不足，不仅对汉语而且对英语的“N 的 V”也缺乏解释力。

2.2.1 理论缺乏界定，解释力不够

布龙菲尔德(1997 [1933])提出，短语的形类(form-class)跟其内部的一个或多个成分的形类相同的，称作向心结构(endocentric construction)。例如 poor John 这个短语的形类，与其中 John 的形类相同，因而 poor John 是向心结构。

<sup>⑩</sup> 见(6)，仍有词形变化，但不是因为句法位义。

“形类”指词类还是功能？没有界定。“形类”若指词类，则要求整个短语与中心语词性一致。poor John 是名词性短语，John 是名词，二者词性一致，是向心结构。但是不能贯彻到底，例如 student representative 如何分析？这个短语是名词性短语，其中的偏项和正项都是名词，是不是分析为两个核心呢？显然不行。“形类”若指功能，则要求整个短语与中心语句法分布相同。poor John 的经常性功能是分布于主宾位，John 也常分布于主宾位，可谓功能一致，是向心结构。但是也不能贯彻到底，比如同样的 poor John，如果分布在定位，构成 poor John's father，中心词又会由 John 变成 poor，因为整个 poor John 在定位具有修饰性，与 poor 的功能相同。

### 2.2.2 不仅对汉语而且对英语“N 的 V”也缺乏解释力

多少年来汉学界以为只有汉语的“N 的 V”不能用向心结构理论解释，英语的则可以，因为英语中 V 要变成动名词或名词。其实向心结构理论对于英语的“N 的 V”也是难以贯彻到底的。例如“他的到来”译成英语是 his coming。需要指出的是，coming 虽是动名词，但只不过是动词的下位分类而已，仍属于动词范畴。胡建华(2013)则认为 -ing 改变的是句类，而不是词类。根据向心结构理论，his coming 是名词性结构，coming 就应该是名词，可它却偏偏属于动词的下位分类——非谓语动词中的动名词，仍是动词。假如把主宾位上的 coming 看作名词，那么也就得把定位上的 coming 看作形容词，状位上的 coming 看作副词；同样，to come 也要因其能出现在主宾位、定位、状位而看作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出现在宾补和表语位置也要另外称作什么词类才好。如此，类似情况其他词类也要一样，也要依句辨品。如果真的那样处理，英语也就会词无定类了。这种不符合向心结构理论的情况在英语中不在少数，因为英语的动名词复合结构(即“N 的 V”)使用频率很高。

为证明向心结构理论能够解释“N 的 V”，学界援引乔姆斯基“中心词”理论，认为“N 的 V”中心语是“的”，因为是它决定了整个结构的名词性功能(陆俭明 2003；熊仲儒 2005)。这样解释当然很简便，但是正如石定栩(2007)所指出的，这样的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无法区别。例如布龙菲尔德认为介词短语、主谓短语都是离心结构，但如果从功能上考察，便都是向心结构，因为介词因能决定整个短语的修饰功能而成为中心词，体态成分因能使主谓短语具有句子功能而成为中心词。

###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Leonard)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1997 [1985],《语言论》。

- 北京:商务印书馆。239-42页。原著:1933.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Chen ,Aiwen (陈爱文). 1986. *Studies on Chinese Lexical Categories and Experiments of Lexical Classifica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70-8. [1986,《汉语词类研究与分类实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70-8页。]
- Cheng ,Gong (程工). 1999. Theories of nominalization and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revisited.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2:130-44. [1999,名物化与向心结构理论新探 《现代外语》第2期,130-44页。]
- Guo ,Rui (郭锐). 2001. Justifying the part-of-speech class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494-507. [2001,汉语词类划分的论证 《中国语文》第6期,494-507页。]
- . 2002. *Studies on the Lexical Categor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97-8. [2002,《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97-8页。]
- Hu ,Jianhua (胡建华). 2013. Syntactic symmetry and noun-verb equilibrium: Lexical categories viewed from the latitudes of semantic density and virus infectivity.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1-19. [2013,句法对称与名动均衡——从语义密度和传染性看实词 《当代语言学》第1期,1-19页。]
- Li ,Yuming (李宇明). 1986.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alled “nominalization”.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117-20. [1986,所谓的“名物化”现象新解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117-20页。]
- Lu ,Bingfu (陆丙甫). 1985.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endocentric vs. exocentric constructions and the definition of head.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s in Grammar* 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 338-51. [1985,关于向心结构内向、外向分类和核心的定义。《语法研究和探索(三)》。北京:商务印书馆。338-51页。]
- . 1993. *The Head-oriented Grammar*.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p.55-7. [1993,《核心推导语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55-7页。]
- . 2006. The notion of head in different linguistic paradigms.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4:289-310. [2006,不同学派的“核心”概念之比较 《当代语言学》第4期,289-310页。]
- Lu ,Jianming (陆俭明). 2003. A new approach to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NP de (的) VP” constructio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387-91. [2003,对“NP+的+VP”结构的重新认识 《中国语文》第5期,387-91页。]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53. On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lexical categories.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Problems of Lexical Categories in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Pp.171-3. [1953,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汉语的词类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71-3页。]
- Radford ,Andrew. 1988.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37-42.
- Ren ,Ying (任鹰). 2008. Fresh queries about the word class of *chuban* in the phrase *zhe ben shu de chuba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4:320-8. [2008,“这本书的出版”分析中的几个疑点——从“‘这本书的出版’与向心结构理论难题”说起 《当代语言学》第4期,320-8页。]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9. My view of word classes in Chinese. *Linguistic Sciences* 1:1-12. [2009,我看汉语的词类 《语言科学》第1期,1-12页。]
- Shi ,Dingxu (石定栩). 2007.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and exocentric construc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276-84. [2007,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新探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276-84页。]
- Si ,Fuzhen (司富珍). 2002. The Chinese complementizer “de” (的) and the related syntactic problem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35-40. [2002,汉语的标句词“的”及相关的句法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35-40页。]
- Wu ,Chang'an (吴长安). 2006. *Zhe ben shu de chuban*: A challenge to Bloomfield's theor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3:193-204. [2006,“这本书的出版”与向

心结构理论难题 《当代语言学》第3期,193-204页。]

- Wu, Tieping (伍铁平). 1984. On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and exocentric construction. *Modern English Research* 1:72-6. [1984, 论内向结构和外向结构. 《现代英语研究》第1期,72-6页。]
- Xiong, Zhongru (熊仲儒). 2005. A DP structure headed by *d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148-65. [2005, 以“的”为核心的DP结构. 《当代语言学》第2期,148-65页。]
- Yuan, Yulin (袁毓林). 1995. The effect of family resemblance in lexical categori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154-70. [1995, 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154-70页。]
- . 2010a. Parallelism of realization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On noun/verb and designative/assertive, subject and topic, sentence and utterance in Chinese.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5:139-68. [2010a, 汉语和英语在语法范畴的实现关系上的平行性——也谈汉语里的名词/动词与指称/陈述、主语与话题、句子与话段. 《汉藏语学报》第5期,139-68页。]
- . 2010b.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the translation of verbal nouns from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Rethink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verbs and nouns in Mandarin Chinese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de-categorization of verbs. *Essays on Linguistics* 4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 15-61. [2010b, 汉语不能承受的翻译之轻——从去范畴化角度看汉语动词和名词的关系. 《语言学论丛》第41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5-61页。]
- Zhang, Yisheng (张谊生). 2013. The word order of the syntactic level and the pragmatic level: On mono-valent predicates having objects and adverb adverbials expressing degree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40-51. [2013, 句法层面的语序与句子层面的语序: 简论一价谓词带宾语与副词状语表程度. 《语言研究》第3期,40-51页。]
- Zhou, Guoguang (周国光). 2005. Head theory and *DeP* in Chinese revisite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139-47. [2005, 对“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 *DeP*”一文的质疑. 《当代语言学》第2期,139-47页。]
- Zhou, Ren (周韧). 2012. “*N de V*” construction is “*N de N*” constructio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447-57. [2012, “N的V”结构就是“N的N”结构. 《中国语文》第5期,447-57页。]
- Zhu, Dexi (朱德熙), Lu Jiawen (卢甲文), and Ma Zhen (马真). 1961. On the problems of nominalization of verbs and adjective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51-64. [1961,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51-64页。]

#### 第一作者简介

徐阳春,男,博士,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兴趣: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英对比。代表作:“也谈人称代词做定语时‘的’字的隐现”和“板块、凸显与‘的’字的隐现”。电子邮件: xuyangchun200@163.com

XU Yangchun, male, Ph.D., is a 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contemporary Chinese grammar and Chinese-English comparison.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Further discussions on *de*’s usage in phrases with personal pronouns as modifiers” and “Chunking, prominence and usage of ‘*De* (的)’”. E-mail: xuyangchun200@163.com

作者单位及通信地址: 徐阳春 刘超宇 陈鑫 南昌大学中文系(前湖校区)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999号 330031

#### Affiliation and Contac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Qianhu Campus, Nanchang University  
999 Xuefu Avenue, Honggutan Xinqu  
Nanchang City, Jiangxi Province 330031